

教,为琼台书院灿烂的明天尽一份绵薄之力。同时劝诫诸位生徒立志高远,正心诚意,治学向道,励行务实,内外兼修。众位生徒耳闻目睹了探花翰林的风采,备受鼓舞。一时间,琼台书院读书声琅琅,风气愈发浓厚而醇正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,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!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。海南书院不仅数量众多,而且规模较大,乾隆年间达到高潮,嘉庆时期承继前朝,也是相当鼎盛。单是琼山就有好几个书院,如乾隆十年(1745)琼州知府黄钟建在城北创办的苏泉书院,乾隆三十六年(1771)官绅在琼山城西南捐建的雁峰书院。听说享誉天下的探花在琼台书院作主讲,雁峰书院的掌席林应清也坐不住了。这位林应清,乃乾隆五十七年(1792)举人,曾做过国子监主簿,也是见过大世面的。林应清一生以讲学为业,为人豪放不羁,平易坦直,作文清新俊逸,令受教者如沐春风。林应清为了让弟子们转益多师,自然不肯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,便亲自登门拜访,请求张岳崧前往雁峰书院讲学,哪怕做一场讲习也行。张岳崧思量再三,考虑到“文章千古事”,兹事体大,科场森严,考试繁复,读书人大多应试时较为紧张,于是撰写了一篇小文专门来谈文章构思与创作,文章名字叫作《示雁峰诸生》,希冀众位生徒根据性之所近,择其善者而从之。

张岳崧这样说道:撰写文章的速度,有的人缓慢,有的人迅捷。阮衡在吃饭间隙就可写好奏章,阮瑀在马鞍上就可写好制书,这是文

人写作迅捷的例子。张衡酝酿《京都赋》花了十年,左思构思《三都赋》花了十二年,这是文人写作迟缓的例子。然而才思虽然有敏捷、迟钝的分别,但怎么可以荒废时间?诸位生徒没有潜心构思来写《论衡》,做梦写出《甘泉赋》。构思出一篇文章,要花数个日夜才能成功。虽然像陈师道一样关起门来,但没法寻章觅句;虽然手握像司马相如一样的大笔,却眼看着它变烂。寻找这些缘由,大体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大概说来,人的心一静下来就能专注,专注后就能曲径通幽,写出美好的文章。人的心如果躁动不安,那么意象就会散乱肤浅。有的人意思相近却思绪相隔万里,苦苦思考就有用吗?有的人废寝忘食却学习不长进,只是一场徒劳。既然知道前面是错误的,而来期待后效,为什么要等到钟响烛尽才后悔没有读十年书呢?

文学创作的迟缓与迅速,因人而异。有的人草篇立就,一气呵成,犹如神来之笔。有的人闭门觅句,呕心沥血,捻断数须。鸿文佳构的生成,当然不可以时间的长短来做高下轩轻之论。张岳崧对其原因还稍作探析,有的人主静,故能专心冥思,方可结篇。有的人主动,故能兴象玲珑,速能成章。说到底,要想写出好文章,还是得勤奋读书,浸淫典籍,取百家之长,铸一己之言。雁峰师生听后颌首称赞,受益匪浅。个个都说,真不愧是探花郎,出口成章,见解远在凡人之上。

道光十八年(1838),张岳崧的继母在琼州家中病故,他再次回籍

丁忧。回乡的第一年,也就是道光十九年(1839),67岁的张岳崧眼见定安县还有好多贫寒的读书人读不起书,也没有盘缠前往州府参加高一级的考试,心如刀割。对于爱才如命,喜欢提携后进,当了好些年老师的张岳崧来说,这无异于是一件让他心急如焚的大事!张岳崧为官数十年,自己却不增置一分田产,仅有数间大抵可以遮风挡雨的破旧房屋,还自嘲地效仿东晋名士陶渊明,从他的《归去来兮辞》中挑出名句“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”,将宅院取名为“容安山馆”,平日里经常拿出养老的银两来周济乡里亲党,修缮族祠,积蓄已经所剩无几。尽管如此,他仍慷慨解囊,带头捐钱,亲作《劝续捐本邑宾兴费启》,倡议本邑乡绅捐资襄助贫寒士子课读应试。道光二十一年(1841),乡贤邢宥的裔孙前来拜谒,告知文集将要重刻刊行,并请他题序。当时,张岳崧已年近七旬,为了歌颂乡贤,彰扬文风,鼓舞士气,培育善类,虽年事已高,仍亲自握管挥毫,删汰阑入妄增之作,详加厘正修订,增补附录,并撰写了《邢湄邱先生遗集后跋》。张岳崧对家乡文教事业,可谓关心备至。■

(作者单位:福州师范大学文学院;本文摘编自其著作《海南科举第一人——张岳崧》,南海出版社)